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专项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普米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新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集

普米族卷

中国作家协会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普米族卷 / 中国作家协会编.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063-7495-8

I. ①新… II. ①中…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②普米族 - 少数民族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2985 号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 普米族卷

编 者：中国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那 耘 李亚梓
特约编辑：张绍峰 郑 函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446 千
印 张：27.5
版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95-8
定 价：35.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总 编 委 会

总主编：丹增（藏族） 白庚胜（纳西族）

副总主编：包明德（蒙古族） 叶梅（土家族） 乌热尔图（鄂温克族）

总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扎西达娃（藏族） 尹汉胤（满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冯艺（壮族）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向本贵（苗族） 孙春平（满族） 吉狄马加（彝族） 阿扎提·苏里坦（维吾尔族） 阿来（藏族） 李传锋（土家族） 张承志（回族） 杨继国（回族） 金学泉（朝鲜族） 和晓梅（纳西族） 南永前（朝鲜族） 赵剑平（仡佬族） 哥布（哈尼族） 保伍拉且（彝族） 梅卓（藏族） 朝戈金（蒙古族） 景宜（白族） 鲁若迪基（普米族） 蔡测海（土家族） 潘琦（仫佬族）

秘书：张绍峰 郑函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普米族编委会

主编：鲁若迪基

副主编：和文平 和建全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善龙 汤格·萨甲博 杨万生

和文平 和建全 殷海涛 曹 翔

鲁若迪基 蔡金华 熊贵华

展示与起点

丹 增 白庚胜

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得到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旨在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及民族工作总方针，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从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资助出版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质量，繁荣民族文学创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

佳作荟萃，群星璀璨。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一部分，我们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这是对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是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的大事，也是中国当代文坛的盛事。这套丛书编选了各个少数民族各类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展示了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景象，也拓展和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中华民族，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文明，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国文学，是由我国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我国各民族翻身解放，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共和国平等一员的 55 个少数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文学创作是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因而促使各民族的文

学也逐步走向发展、创新和繁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多民族、多语种、多门类与多梯次的文学队伍正在壮大。目前，55个少数民族在中国作家协会都有了自己的会员。他们有的是本民族的第一代作家，有的是本民族作家群的代表，有的在国内和国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次入选的作品，是1976年至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门类的佳作。长篇小说、长篇诗歌和长篇报告文学则暂列存目，适时另行选编出版。

从语种上看，入选的作品有直接用汉语言文字创造的，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原创后译成汉文的。由于历史文化与生产生活的演变，我国少数民族有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的曾经有过但现在不再通用，有的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是由多重元素构成的，如语言文字、题材、主题、族属、审美心理、抒情方式、风俗画、风景画和哲学宗教理念等。所以，考查文学的民族性要综合多重进行，避免片面性和单一性。从入选的用汉语文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同样表现了本民族的文化自觉，写出了本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具有民族精神”。还有很多生动具体事例都证明了运用汉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创作出优秀的民族作品，同时表现出我们很多少数民族作家深厚的汉语言修养与杰出的才智。所以，提倡学好汉语言、用好汉语言也是提高文学艺术质量所需要的。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需要一种通用的语言来便于相互之间的沟通，增进相互的理解。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就是一个博物馆。民族语言文字蕴含着民族心理的密码，承载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方式。它在抒情表意方面，有些地方是极其微妙而难以取代的，况且，我国边远的少数民族牧区、林区或农区广大读者受众，还是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最熟悉、最有亲切感。所以，我们必须积极扶持民族语言的创作，发挥民族语言的优势，推动民族语言的创作。《民族文学》增设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和朝鲜五种文字版本便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在一个国家，有不同语言文字的创作，在一个民族也有不同语种的创作，这种差异更易于张扬文学自由和审美的效能，激活新的审美感受和艺术张力，更容易形成各个类型的作家之间互相激发、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局面，以保持我国文学发展繁荣持续

性的活力，同时更好的保证众多读者多元性的审美需求。没有差异，不会前进；没有差异，不会多彩；不承认差异，不会有平等。肤浅的趋同论，是不科学的，是无益的。它的实质是单一论、终止论。这也是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演进发展所验证的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为此民族所有，为他民族所无的优秀特质。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文学的原创性和民族性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必须重视文学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另一方面，既然大家都有优秀的方面，自然也应该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就决定了民族性的鲜明和稳定是与民族的狭隘保守性相悖的命题。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书写、开掘与张扬，源于那些积极有价值的珍贵特质。这就要求每个民族的作家都能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积极学习其他兄弟民族的优长之处，并敢于面对世界，积极进行共同交流，善于取长补短，反思追问，以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依托，创作出具有时代高度和国家情怀，能体现人类共同追求的作品。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都鲜明地体现着这样的文学品格。很多优秀作家也有这方面深切的感受和体验。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各少数民族的诗人对本民族独特的社会历史的描绘，对独特的心理素质和感情的表达，对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诗歌形式的学习和创新，对珍贵诗歌艺术资源的借鉴和吸纳，使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呈现丰富多样的风格与光彩。从诗歌的话语特征上看，当代少数民族诗歌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话语亮色。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全球文化的开放、冲撞和交流的时代。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们，继承传统，扎根本土，放开眼界吸纳有益的艺术元素，趋利避害自由地驰骋在时代拓宽的艺术空间中。由于政治性不再是文学创作单一的标准，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正放开更丰富的眼界，焕发更通达的灵性，使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彰显出更天然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同时，随着世界视野的拓展，诸多带有人类性的艺术体验和诗歌题旨也自然成了少数民族诗歌的书写内容。除诗歌之外，我国少数民族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曾相对贫弱。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社会状态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除若干人

口较多、语言文字成熟完整的民族外，很多少数民族曾经几乎没有小说等作品。建国后，随着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随着各民族之间广泛通畅的交流与互动，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从边缘进入主流，成为中国文坛的亮丽风景，不仅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及“骏马奖”，有些还获得国际上的相关奖项，跻身于世界著名作家的行列。

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在世界崛起的应有姿态。在这方面，文学应该走在前面积极发挥历史责任和主动精神。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并在各方面给予了特殊的扶持。1981年周扬同志就曾说过：“民族文学的书，民间文学的书，要适当多出版一些，现在还是太少”，“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文学艺术要发展，少数民族艺术也要发展”。特别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刘云山同志明确提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促进民族团结和谐、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1991年，赵朴初老先生在看到一篇关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文章后，曾欣喜地赋诗一首：“出题能令亿民思，九派群科念在兹，功德日增凝聚力，灵根长发万年枝。”我们坚信，广大少数民族作家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厚望与重托，将牢记使命和宗旨，以自己的勤奋与才华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优秀作品。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是一个时期成果的展示，又是走向新征程的起点。对于这套丛书，我们坚持科学性、时代性和权威性的标准，怀着使之臻为典藏读本的愿望，进行了认真的组织、策划、编辑和出版。在此，谨向为此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致以真诚的谢忱，并对我们的作者和译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2013年11月12日



序

鲁若迪基

编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普米族卷》是件光荣而神圣的事。这样的事，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尽管普米这个古老而充满传奇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积累了很多丰富灿烂的民间文学——更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东汉时期，居住在笮都的普米先民白狼磐木王，曾用普米语向东汉皇帝敬献《白狼歌》诗三章。可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普米族多少年来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品面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的遗憾。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普米儿女翻山越岭走进教室，开始学习文化知识——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用笔抒发自己感受世界的可能。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民族文化越来越重视，在原来分门别类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独立研究的基础上，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又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对散落在各地的民间文学进行铺天盖地的搜集和整理。虽然对这一工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容置疑的是，在这一过程里，很多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走上了翻译整理本民族民间文学的道路。这其实是一种训练。在这种训练中，这些人在接受本民族古老文化滋养的同时，写作的才能得到了锻炼。于是，他们不再简单地满足于对古老故事的搜集整理，而是用他们的笔，写下了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独特



感悟——包括普米族在内的很多民族的书面文学就这样诞生了！

如同小孩迈出人生的第一步，迈出这一步多么不易！这在个人，只是一小步；对一个民族而言，则是历史的飞跃。普米族书面文学作品的创作就是这样。实现这一历史飞跃的是来自云南宁蒗县拉伯托甸的普米青年何顺明。

这位曾当过兵、任过教、从事过文艺工作，还到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深造过的普米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面对时代的巨变，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倾注自己的情和爱，写下了一首首赞美故乡、赞美新生活的诗篇。诗歌《啊，泸沽湖》让他一举成名，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还获得过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玉龙山》优秀文学作品奖（荣誉奖）等。在1981年5月召开的丽江地区第一届文代会上，由于文学创作成绩突出，影响较大，他被推选为首届丽江地区文联委员、民间文学组副组长。他为普米这个少小民族登上中华文学的殿堂，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歩。他后来任过企业的厂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广局局长等职。他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为座右铭。这位诞生于1953年2月的普米族书面文学开拓者，不幸因病于2006年7月离开了人世，年仅53岁。虽然他发表的作品数量不是很多，但他作为普米族书面文学的拓荒者、第一个获得国家级文学奖项的普米族作家，永远载入了史册。

那一时期，紧随何顺明的还有殷海涛、尹善龙、汤格·萨甲博等作家。

殷海涛著有《普米族谚语》等多部民间文学专著，还出版了散文集《遥远的山村》、诗集《火塘边的歌》等，1994年8月出版的《火塘边的歌》是普米族诗人的第一部诗集。他曾当选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云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文化馆研究员、《民族音乐》杂志主编。他在很多领域颇有建树，作品曾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尹善龙是普米族的第一个新闻工作者。作为高级记者的他，曾任县广播站站长兼编辑、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扶贫办主任、怒江州文联副秘书长、《云南经济日报》怒江记者站站长、《怒江报》副总编辑等职。除



写作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稿件外，他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的佳绩。他在 1992 年 9 月出版的散文集《高黎贡山的脚印》，是普米族作家出版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也是普米族作家的第一部散文集，曾被怒江州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评为怒江州“十佳著作”。他于 2002 年 3 月出版的报告文学集《风流高黎情》，是普米族作家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集。他与胞弟尹秀龙共同创作的小说《多情的独龙河》，曾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汤格·萨甲博是迄今普米族作家中发表小说最多的作家。这位“卖别人的书也卖自己的书”的前宁南县新华书店经理，曾在《民族文学》《边疆文学》等刊发表数十篇中短篇小说，1993 年 3 月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野人泪》，是普米族作家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他的小说、散文曾获《云南曲艺》《春城晚报》等征文奖。

除上述几位作家外，那一时期的普米族重要作家还有和庆光、和建全、和文平、尹秀龙、和善全、熊贵华、胡文明等。他们用自己的作品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了解普米文化生活的窗口。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普米族作家中又涌现出鲁若迪基、蔡金华、曹翔、杨万生等作家。鲁若迪基曾获第五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三届徐志摩诗歌奖、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蔡金华曾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曹翔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新世纪以来，普米族又涌现出一批文学新人，戈戎玭措、杨云芳、曹媛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文学新人起点高，出手不凡。只要他们能持之以恒，将来是会大有作为的。

综观普米族作家的作品，小说作品大多取材于本民族的生活素材，部分取材于同一区域其他民族的生活素材，都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虽然在表现手法和展示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方面还有诸多不足，但毕竟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发展。

与小说相比，普米族作家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无论是对普米山乡人、事、物的深情叙写，还是对其他事物的多角度表达，都折射出普米族作家对自然、社会、文化、人类等的普遍关注和思考，不乏精



彩之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普米族书面文学，就目前而言，取得较高成就的当属诗歌。普米族作家队伍里，十有八九是写诗的，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而且有相当的质量。不仅有殷海涛以民间题材创作的叙事长诗，戈戎玭措以现代眼光和丰沛的诗意图创作的现代长诗（此次因篇幅原因没有收录），还有曹翔、和文平、蔡金华、和建全等其他诗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结合得较好的诗歌佳作。在获“骏马奖”的普米族作家里，大部分是以诗歌获奖的。由此可见一斑。

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普米族作家已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上百家报刊发表作品。除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外，在《人民文学》《诗刊》《民族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云南文艺基金奖、《云南日报》文学奖、《边疆文学》奖、“云南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滇西文学奖”等众多奖项里，都有普米族作家获奖。30多年的文学历程中，这个少小民族，从一个没有书面文学作品的民族，发展到今天已有作家和作品被写入《云南文学简史》《中国诗歌通史》《中国文学通史》等，可谓今非昔比。目前，普米族作家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级作协会员达十多人。这支精干的创作队伍，已真正融入到了中华文学大军的行列里，用自己的笔抒写着一个民族新的历史。

虽然普米族作家的作品从无到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较诗歌和散文，普米族作家的小说还相对较弱，而且至今还没有部长篇小说。与文学创作成绩突出的民族相比，无论在作家队伍上还是创作质量上，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普米族作家的努力，会有作家捧出长篇小说填补空白，给我们生活的时代一个交代，给我们自己一个交代。我们也会在其他门类的创作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感谢中国作协让我们有了一个回顾和展示的机会！

是为序。

2014年5月28日



目 录

序 鲁若迪基 / 1

小 说

歌手坎列	何顺明 / 3
山 岌 (外一篇)	和善全 / 15
骚动的独龙河 (外一篇)	尹善龙 / 29
卓玛的心愿	尹秀龙 / 54
江边小酒店 (外一篇)	汤格·萨甲博 / 60

散 文

牦牛山的春天	何顺明 / 75
山坳里的梦 (外四篇)	和庆光 / 79
神秘的那恰罗 (外三篇)	尹善龙 / 89
油茶飘香 (外四篇)	汤格·萨甲博 / 102
猎 趣 (外六篇)	殷海涛 / 110
父亲的马铃声 (外八篇)	和文平 / 137
故乡的木屋 (外九篇)	和健全 / 149
母 亲 (外一篇)	胡文明 / 182
雪盘赋 (外三篇)	熊贵华 / 193
昭君故里访美 (外二篇)	蔡金华 / 215
徒步三江并流腹地 (节选)	杨万生 / 234
朱文和《云的南方》(外四篇)	鲁若迪基 / 242



珍视身边的风景（外一篇）	曹 翔 / 271
回乡偶书（外一篇）	杨云芳 / 276
梨树情思	和润才 / 285

诗 歌

啊，泸沽湖（外四首）	何顺明 / 289
阅览室	马秀英 / 295
神奇的花鸟（外八首）	殷海涛 / 296
我的猎枪（外六首）	和建全 / 315
面对山（外十二首）	鲁若迪基 / 328
白色的河流（外十五首）	和文平 / 338
南方本土（外十一首）	蔡金华 / 353
闪着泪花的星星（外十八首）	曹 翔 / 367
夜的眼睛沉如江水（外十六首）	戈戎玭措 / 384
雪域警魂	杨万生 / 402
找 寻（外二首）	杨 武 / 404
教师颂	杨 芳 / 406
记 忆（外十首）	曹 媛 / 409
普米情歌	杨子兴 / 416
矿 工（外二首）	杨德贤 / 421
后 记	/ 423

小

说



